

《三體》讓世界了解中國科幻

【大公報訊】記者楊杰英太原報道：中國作家劉慈欣憑藉科幻小說《三體》獲年度雨果獎「最佳長篇故事獎」，這也是亞洲人首次獲得該獎項。在世界科幻界，雨果獎被公認為最具權威與影響獎項之一。有人認為，中國科幻從此有了非常好的突破口，邁出了可以與全球科幻對話的重要步伐。而劉慈欣目前於山西太原出席「紅沙發」系列訪談時提到，中國科幻文學市場缺少有影響力的作品和有影響力的作家，仍處於低迷階段，較「邊緣化」。所以，中國在科幻市場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對電影版《三體》抱平常心

劉慈欣表示：「《三體》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其實《三體》真正寫作的時間並



▲雨果獎得主中國作家劉慈欣
大公報記者楊杰英攝



▲劉慈欣（中）與物理學家李森（右）一同參加「紅沙發」系列訪談
大公報記者楊杰英攝

不算太長，用了四年。但從一九九九年第一次參加《科幻世界》筆會時產生的創意萌芽，到有了完整構思，再到完全寫完，大概用了十多年。所以說，如果努力追求數量，品質就會有問題。最近沒有新的作品，接下來的打算肯定還是會一直寫科幻小說。」至於會創作何種題材，劉慈欣說，他有多重選擇，但會盡量選擇和《三體》不一樣的題材。

提及科幻小說不同於科普小說時，劉慈欣笑着說：「科幻小說不是嚴格的科學，所以肯定存在硬傷，在科學家看來甚至是千瘡百孔的。真正的科普還得靠科學家、科學傳播著作，但目前國內缺少科學傳播大師，希望科幻文學能夠提供幫助。」

中國科幻市場規模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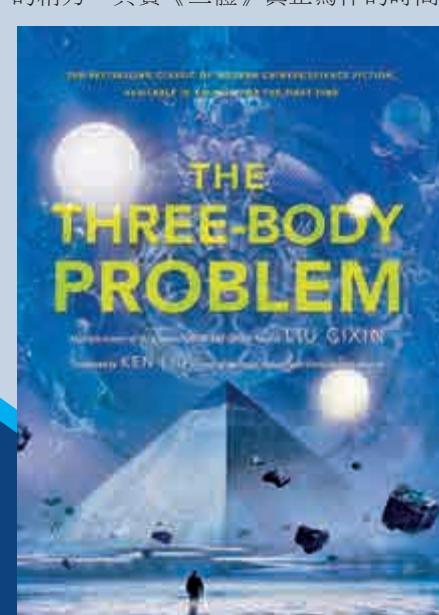
改編自原著的電影《三體》將於明年問世。面對這部被稱為中國第一部科幻大片的電影，作者坦言抱平常心看待，雖然這部影片是大投資，但相比較美國來說，中國科幻片歷史短、數量少，各方面因素都缺少經驗。

至於何為拍攝最大的挑戰，劉慈欣認為，將文學上的文字變成影像上的創意應該是最大挑戰。因為如何把多元化的文字與不確定的想像力用影像固定下來的確很

難。比如，文字上就是簡單的「飛船飛過去」，但是電影裡要怎麼表現出來，就需要密集的創意來體現。

在主持人問到，當下中國科幻作家的生活狀況時。劉慈欣認為：「這是個偽命題。」因為中國的科幻作家百分之百不是靠寫科幻小說吃飯的，他們大部分都有自己的職業，不是專職寫科幻小說的。目前，中國的科幻市場不算太大，銷量在一萬冊左右，能銷售五萬冊就是很好的狀況。因為每年中國出版的長篇科幻小說大概就幾十本，與美國每年上千本的出版量相比，中國的科幻文學市場規模小很多。

劉慈欣一九八八年畢業於華北水利水電學院水利工程系，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其創作生涯，一九九九年六月起在《科幻世界》雜誌上發表多篇科幻小說和科幻隨筆，並出版了多部長篇科幻小說。現為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山西省作家協會會員，陽泉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他的代表作包括長篇小說《超新星紀元》、《球狀閃電》、《三體》、《三體II：黑暗森林》、《三體III：死神永生》，中短篇小說《流浪地球》、《鄉村教師》、《朝聞道》等。



▲《三體》英文版由美籍華裔科幻作家Ken Liu(劉宇昆)翻譯，譯者還曾為楸帆、馬伯庸等作家翻譯著作
網上圖片

「筆穎藏珍」蘇樹輝澳門個展



▲蘇樹輝隸書作品《嘉木成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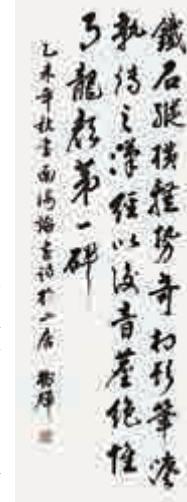


【大公報訊】記者王鍾源

澳門報道：香港甲子書學會會長蘇樹輝應澳門大學圖書館及澳門大學校友會的邀請，在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舉行「筆穎藏珍」個人書法展，展出他創作的近三十幅作品，包括臨摹石刻壁文及仿拓儒、釋、道的精句，以及唐宋至近代的詩文集聯。

蘇樹輝一九八五年在香港成立甲子書學會並連任會長至今，曾於兩岸四地多次舉辦個展，二〇〇五年於北京的書法展被納入「中國與葡萄牙文化關係展」，通過書法藝術宣揚澳門多元和諧的文化，由當時國事訪華的葡萄牙總統桑帕約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孫家正主持開幕。去年於香港大學舉辦「汲古融今」蘇樹輝書法作品展。其書法作品為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香港藝術館、澳門大學美術博物館、香港國會圖書館等機構收藏。

「筆穎藏珍」蘇樹輝書法作品展於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一號展覽廳展至十月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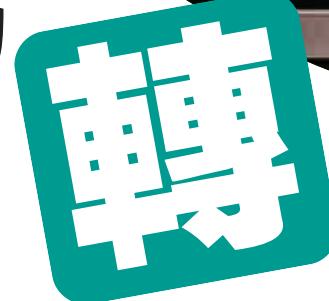


▲蘇樹輝行書作品《康有為詩書》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九龍西區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六周年文藝晚會晚上八時於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
- 香港工商總會有限公司元朗分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六周年歷屆國慶杯優勝者音樂會」晚上七時十五分於元朗劇院演藝廳舉行。
- 八和會館「粵劇新秀演出系列」今明兩晚七時半於油麻地戲院演出《雙龍丹鳳霸皇都》。
- 駿藝粵劇團晚上七時半於高山劇場戲院演出《鐵馬銀婚》。
- Sender Productions Co.晚上八時於北角新光戲院一院演出《齋鳴有秘笈·香港組曲第二章·香港跑第幾》。

玩轉古典音樂



古典音樂

藝術世界中，極粗略分類，一派叫「當代」、一派叫「古典」，前者往往和「不明所以」、「不求理解」掛鉤，後者常常和「刻板」、「拘謹」劃上等號，各走各的路、各趕各的客，然而名門大族也有異類，他們勇於嘗試、敢於革新，就如來自波蘭的MozART Group就為香港觀眾帶來了一場別出心裁、妙想天開古典音樂節目「莫殺特四重奏」，帶領觀眾一面跳出古典音樂框框、一面走進古典音樂世界。

以幽默解拘謹

古典音樂可能是世界上發展歷史最悠久、觀眾基礎最穩固的其中一個藝術類型，一如所有「經典」，不論往日如何風光，今日同樣面對「活化」問題，如何推陳出新？不少觀眾都有入場欣賞古典音樂經驗，就算未穿禮服晚裝，全晚總是正襟危坐，台上一絲不苟演奏、台下小心翼翼聆聽，就連何時拍掌，都得合乎規範，更加論論歡呼喝采（完場之時除外）。

「儘管傳統音樂廳嚴肅拘謹，古典音樂家們生活枯燥，古典樂迷盲目狂熱，搖滾、Rap和流行樂粉絲都有古典音樂恐懼症。」MozART Group共有四位成員，分掌小、中、大提琴，愛以輕鬆態度演奏古典音樂，創造一場一場歡樂節目；銳意顛覆，同時重視傳承，樂團四位成員畢業於波蘭華沙和羅茲著名音樂學院，全屬深受傳統音樂訓練器樂高手，他們以古典音樂作品為基礎，仔細分析當中的結構和主題，繼而創造一系列充滿想像力、趣味性的「玩意」：「我們用幽默諷刺的態度來面對我們的靈感女神，而我們也肯定她毫不介意我們這樣做！」

「莫殺特四重奏」是場音樂盛會，多首耳熟能詳樂章貫穿其中；「莫殺特四重奏」同時是場糅合劇場、舞蹈，以至運動於一身的綜藝綱，除了古典、Rock and Roll、牛仔、Beatboxing，各類音樂輪流登場；在演奏「本業」外，Rap、踢躡舞，甚至兵兵球，各類技藝接連上演，展示出四位樂手多才多藝的一面；要數全場最驚喜的場面，當屬「黑暗中演奏」環節，樂手揮一揮手，全場燈光瞬間熄滅，然後樂手帶上發光指環，在接近全黑的音樂廳繼續演奏，其後甚至腳踏同樣燈光閃閃滾軸，在舞台上隨心滑行，真真正正「遊走於」音樂世界。

讓觀眾「看」音樂

論質素，「莫殺特四重奏」或許不輸任何其他的古典音樂節目；論氣氛極之熾熱，其他演出較難望其項背；論心思，該節目絕對誠意可嘉，創作力量異常驚人。

演出時，全場笑聲不絕，然而MozART Group的目的並非只為「搞笑」，相反他們更具野心：活化「古典音樂」。觀乎今晚節目安排，「玩意」縱

使奪目非常，音樂成分始終不減，炫目的設計，正正是引領觀眾視線重回音樂之上的工具；例如「黑暗中演奏」，對於古典音樂演出來說，漆黑的音樂廳絕對另類，當樂團成員手上指環成為全場唯一光源後，觀眾目光不約而同緊繫盯上，相比正常環境，觀眾更能仔細地觀察樂手手部動作，「看到什麼」就是「聽到什麼」，清楚地連結起不同手勢和聲音的關係。

音樂會之中，MozART Group用上大量「非傳統樂器」，例如琴弓不只用於彈撥琴弦，樂手狀甚瘋狂胡亂揮動，原來也可發音奏樂，樂手甚至將譜架當提琴，彈撥不同樂曲，其他「聲援」工具還包括氣球等，顯而易見，MozART Group世界之中，音樂並非只是來自傳統的琴弓加琴弦，萬事萬物皆可皆能；以古典樂手身份演繹Rock and Roll、牛仔、Beatboxing，以及Rap等多元類型，MozART Group直接打破「傳統」音樂固有框框，展現了古典音樂的現代性；直至節目尾聲，樂手邀請觀眾上台，更屬整晚精髓所在。

在樂手「擺布」下，看來並無受過音樂訓練的觀眾，由一開始「排除萬難」夾起提琴，繼而作些基本彈撥，一步一步揣摩學習，最後更與其他樂手同台合奏；經過一個多小時的瘋狂，玩過、笑過、聽過，甚至演過，實在掉不少古典音樂包袱。相比起無間斷地上堂操練、不斷考試評分，「莫殺特四重奏」實在為推廣藝術敞開全新大門，意義深遠。

▼在演奏「本業」外，Rap、踢躡舞等各類技藝接連上演

都

可

以

